

人間

詩刊之一

看着流動的
沙丘掩

埋進來

沙漠一景 (攝影)：Paul Mc Niscon 攝

更寂寞更的
土地的高傲者
竟把一生的魂歸埋藏在無垠的風沙裏
塵埃 塵埃
不論他最終的目的是永還是死
當他仰望這座西大利亞
阿拉伯立大帝名宇的古老石磚
難道不會懷疑
是再次昇起的海洋靈魂嗎

本

比雙面鏡
一對一五對一七對一
他豈不覺得雷雷如雷的判釋
且在雷聲的表顯下
雲影倒懸 風起
一口氣開過三百哩
再過去就是必涼的地中海
風平浪靜
正評暖酒狂歌

本

沙漠之狐

★沙嵐

連煙草煙面都出
他像平常到城中的因剛有事而發憤他們的足跡了
但他城中的輪廓亦不得不隱然顯下
就外圍坐一點點
怎麼要休 不能離休
他就覺空青稍圓發綠的黃名
病倒迷惘的勁風下
一步一步原原直向的冥冥
看盡流動的沙丘幾度連綿

本

塵埃粒塵在
網是不離離那年的
他必空留留道悔
往然尋思貫穿土地的轉心
而我依然打開文籍
他歸歸一時的
一物語的名字
豈沒有雖然他耳
我從發現
他和萬千的風塵在轉動在一起
啊，無風不也是我的物

忽然有一次
我變成信地·愛倫的睡者
醒來的時候
天地依然
沒有任何驚動
我只好闔上眼
再次睡去
並沒有夢見非洲或施惠澤或獅子

✧

又忽然有一次
我徹夜不眠
想着我陽光下的衆民
那是一個金碧輝煌的夢
那次我並沒有穿上新衣或睡衣

✧

忽然

✧張瑞星

又忽然有一次
我還沒有睡醒
便有人問我睡覺與不睡覺
這兩種主義分別何在
我只好假裝坐忘死去
告訴他我是入夢的蝴蝶
或者告訴他我已與世無爭
我夢見一個名詞叫老莊的社會主義

✧

忽然有一次
我醒來又睡去
那次我夢見一隻鳥在籠裡歌唱不願出來
而貓只好爬上屋頂去追逐飛鳥
那是晨早六時半
蝸牛在草地上用早餐
並回憶昨夜無色的夢

*梅淑貞

寓情於文字

寓情於詩

甚至整個的寓情於文字
同樣是靈之又靈的事

如果

眼波的秋水欲流

而寧靜的波瀾不起

喧鬧的春花暮落

而朝啓

皆不曾掀動風騷

更何況是

扭扭妮妮曲曲折折重重障幕下遮遮掩掩的
文字

倘若

將此生以文字幻作

獨對昏暗的燈燭不憐

獨聽幽冥的迴響不靜

獨看過江的魚鰾不停

獨處無邊的宇宙

不驚

又倘若不是曾以文字當作寄托
則如何面對匆匆歲月的迅速逃脫
而不寥落

獨步

*黃遠雄

是狂颯的聲音
拱托我性格的壁爐
是巖糖的起落
巉峨我登足的滂薄
我非出色的舞者，不在乎
迷失律音的尷尬
時而，我蹲伏
像一頭冷靜待渡的獸
守着堤岸的不眠，不在乎
波濤湧激層疊
待火炬的夜燃盡了頭
黎明初霽，我吼然立身
展示自己鉄蒺藜的獷粗
但完整的所以然

既使命運被安排在向隅的
角落，背着時空
讀着日蝕；我之來此
我駐此
必有所欲，必有所爲
在心頭
必有所思
必有情
必有慾

稿於三月廿七日

烏魯地南

艾文詩兩首

父親已經提燈過河了
我們追到岸邊探望
只見河霧中冥滅搖拽的燭火

江水寒而風利
我們在漢界佇立
遙想父親茹苦含辛領兵東征西伐
終歸是蒼涼地涉水
毅然棄漢家入楚地

此後，漢王與我
議論天下常常慨嘆
我大漢繁華江山
不乏渡河士卒

楚河漢界

擠滿昂昂肚子的石油
女士露胸口噴着
迎面的下班男人黑口黑面
薰得一句話也吐不出來

一個孩子按鈴
狂奔的巴士驟然停下
車箱裡的物件向前拋
一片喧囂凌亂

裂開出口
木然而熟悉的生物
一個又一個甩落
地球積水的窟窿
於是濺起全面恐慌
汽油漲價

巴士

書桌上，擺着一個無花的瓶子
擺着一張自畫像
擺着冷冷的姿態
冷冷的對我
有一種隱隱的自嘲

你是誰？

那落沒的眼神
似乎在尋索甚麼
尋索了廿七年的一個見證
尋索一種不可捉摸的
不可否定的確認
確認空間的一部份屬於你
另一部份屬於我
你以凝固的神色與我對立

你是誰？

你冷冷的眼裡
有一種熾熱的氣候
把你變成結冰的灰燼

我見證你的存在
但誰來見證我的
存在呢？

一九七九年四月

*索一思

自畫像

* 白船

圖書館

一人假寐，墊一本厚厚的數字
荒謬地夢見，一朵白色的小花。

流放在外可笑的風呵
(況你不想風是一種美麗)
一片羊齒盆栽的葉
倦眠於玻璃面上的陽光

組屋

* 蒼星

你看到的組屋
被分割成不同的命運
一層一層
升起，降下
處在同一條鋼綫
芸芸衆生
陌生而熟悉的臉孔
每天掠過

你感覺到組屋
它正用無神的眼看你
好像以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
對你訴說貧窮，訴說喧囂紛爭

你望見的組屋
在夜晚，衆燈火輝煌的照着
自每戶門閉着沖出來的喧鬧聲
嬌嬌不絕，你旁髻聽到
又旁髻聽不到

秋也不過如今吧。
我想。

因我經久站而酸痺，我祇得交膝坐下
塵積的地面
我腳下攤開，一本詩集
一隻壓死在第一頁上的
蟑螂
顛倒地裂嘴乾笑

圖書管理員
伏案看一本七彩連環圖
咯咯的幸福地笑

我把妳的信和一瓣鮮紅的木槿
夾在日記
與那一隻死得可憐的蟑螂

一隻發臭的狗
僵死在門外
冷氣機只休假了一日

倦意

*林燕何

或者你不明瞭

我的感覺

像隱沒海裡的一粒沙……

然而還有一事

你寬穩的臂灣裡

才有我軟軟的枕

才有我暖暖的被

還有我化石底信念

我想做一葉永遠停泊的舟

流浪人

＊鄭玉禮

要不是雁鳥
使原野瘦了
吊着的眼神
又怎能望得穿風景
那已掛起來的季候

雖說月色是一種美麗的謊言
柔得像一團逝水
卻不會見撫着的傷口
在月圓裡沉吟
但見有一種星星在很遠很遠裡
携着天空慢慢走過去
而月兒仍是扁了又扁

也不會去記它
流光是如何撒在兩岸
只要滿路的流螢
記住點亮蹣下的泥香
就容易記起來時的路上那把泥色了

＊李木真

涼透了。你說
吸管中無數細緻的橙絲奔湧
都不知明天，啊不可卜卦的
下一個農業實驗站
今日該愉快，且認真地
注視你
一如眷戀深海的貝殼

不希望你來送行
不希望你的衣衫潮濕
因為我，祇因為我
堅硬如頑石

當我輕聲道別，啊
你知道的
巨鷹展翅
有漫天的雨雲
想溶而不能溶化

替你駁一株甜芒
請讓我親手種下
樹身已經刻上小名
和荒鎮的年月
和許多痕傷

此地我睡過

漩渦中的珊瑚

水晶的月斜斜
閃爍的星高亮
輕輕步履
挪移
嘆嘆
嘆嘆
二更、三
小院
外

雕像

*水清

自天幕被掀開

就以詩點燃起一顆星

那光采裡閃爍着另一種個性

而過後

他以音樂來詮釋這種個性

以音樂

來追溯詩的源流

他是屬於紅塵內外的

因此健談的音符不該被隱匿

而曇花似的邂逅

刺激起太多的遐想

蘭花

總難塑起一個雕像

都讓他們去笑一幕無知

談一場空洞罷

當花開後

我的雕像已逐漸成長

然而在天的那一方

總有一片唇

向着高山

在輕輕地喚落我的名字

雷光中詩兩首

踏腳車記

只是我仰顏間就望見天空
哄笑一般要我承受一頭純黑的髮
垂落眼簾，且魔異的在腳車上眨眼
對風的局勢認同了大路
延伸自那箇愛愁的年輕

據說這一路下去活潑而遠
景色不斷入侵我自驕冷暖的心情
且企圖突破：古舊的柏油路
鋪滿了少年人無謂悲哀寬

腳車開動時，兩輪搖滾的聲息裡
多少盼望被絆得到處跌踣
只得攔住兩邊把手

瞪眼時昏昏暗暗的風景
在近視眼裡遙遠成另一次精緻
的腳勢，踏過許多圓圈

婆羅州的心情

我還年輕的時候就掌握一塊土地
猶以葬埋蝴蝶的氣節
培育滿山健康的存在
並體認到幾世紀後
如何陽光照例疊著
雲朵，仍飄著

雨水，赤裸裸的安慰老百姓

甚至旱季的風也最涼
嚮往到散髮底程度
自揮不斷游泳的手
索常顧及家國

在抽筋時尚且靜泊像座東方
或者血脈縱橫就是江河
舟行的憂鬱說不出快變
自原始到原子的時代
不朽，我信仰地帶危在此
悲歡仍沒搖著全身
在元素中離合不定

昏：六時

我走出
那一座
灰灰黯黯的油棕園
把藹霞暮煙
烘得羞羞艷艷
的一輪夕陽
正落腳
呱呱老鴉
腳下
的林梢
呱下了整林秋思（註）
註：指馬致遠之曲天淨沙

園
林
一
則

*
黃
子

晨：六時

我向一座
清清冷冷的油棕園
走去
一個用淒淒迷迷
的霧水
擦得明明亮亮
的朝暾
自林子的盡頭
向我走來
林梢的千鳥百雀
便啾落了
整園關雎

胡

此地我睡過

聲 的 夜

*夜桑

搖搖曳曳

燈籠

很古典

浴入一片夜色

夜色一片

影子

很僵儻

月光是屬於夜的

星星是屬於夜的

眼。不瞋的睫

挪移

步聲輕輕

挪移

水晶的月斜斜

閃爍的星高高

輕輕步聲

挪移

嘆嘆

嘆嘆

二更、三更……

小院

外

一個孩子的述寫

*何榮良譯

(馬來西亞) Baha Zain 著

(一)

太陽
我置放你在平線上
月亮
我置放你在樹尾與雲尾之間
你們在那兒安詳吧
不必攀登得很高
因我從窗口很容易就看到你們

(二)

太陽
明天我塗你為青色
但是月亮
如果明晚將有雨降
我會為你準備黑色
因為你並不高興
而我將永遠地悲傷

(三)

我不可能再度
如我心中所願地置放你
在竹頂、在雲邊、在海角
我被迫地遺棄
去攀登高處的
黑色或青色
而我自己
遠遠
在自己的影子裡

椰加達二十。八。七。
譯自「女子與影子」

在 時 間 的 沙 灘 上

太陽又再吐血在時間的沙灘上。

在癲瘋瘍孔中沈浸之後時分出現，

魚兒不觸到即止，

我們夢中的狗們竟夜啃着骨頭。

一切分離命定都是血腥臉的。

誰將去舔那互相責難之門？

誰能把海洋捕捉在鍊扣中？

誰能置新鮮的花朵於空話的墳頭？

誰能點着燈尋找影子？

在卡阿巴山的陰影下大袍能焚燒嗎？

玻璃腳鐐在血的底層鳴響。

誰又能解說多少張臉龐曾痛苦過？

風响

* 柔密歐 · 鄭譯

(印尼) Abdul Hadi 著

且說風響驚地止息
而你的海啊已向那兒去
當我一再擁回蒼穹的晴碧
卻在你傷感的世紀
走不盡那夢的天地

孩童們的笑聲 歡愉
猶如魚兒得水 猝然又散去
並隱潛於雲朵——夜喲
不但一顆星也沒有
反而顯示得一整個的黑又黑底

噢！我們仍在牢房裡
睡或死 燈兒仍在燃起
許是祇有天使吧
才能喚醒我自己

* 麥浪

在這世間

沒有甚麼可以肯定
第一年老
第二死亡

向年老親近吧
向死亡親近吧
我們無需多作選擇

我們向青春問候

父親
我也將像你一般

(馬來西亞) Rahman Shaari 著

人間叢書

第一種：言筌集

(詩集)

張塵因著

售價：馬幣一元六角

第二種：古靈精怪集

(雜文集)

李系德著

售價：馬幣二元二角

人間叢刊

第一種：煙火

(合集)

售價：馬幣二元二角

郵購可寄：

Mr. Ng Huck Hai,
25, Jalan 2/2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當代印度詩歌

*張入逸選譯

蠟燭

●Amrita Pritam 著

我是教堂中的一支蠟燭：
當我每天從教堂中出來
火焰從我的心移到我的雙足。
我穿過蘊滿悲痛與虔信的眼睛
而到達語言內在的美。
然而語言祇能保存其優美於白紙上。
當那優美逃脫印滿字的書頁
而接觸到土地的肉身，
它就淋漓在泥土的血液。

我此刻的先知，
當我徬尋你而不獲，
我的火焰明滅閃爍。
炮火聲迴響着。
我遂回返到那教堂：
它從未曾建在任何國土上。

造物噤默

●Nida Faazli 著

需要做的事很多；
讓我們把大地舒展，
讓我們把綠葉長在樹上，
花朵綴上枝頭，

讓我們把山巒層疊鋪陳，
懸起個月亮，
給藍天以無限太虛，
點亮繁星，
賦風以雄疾，
賦韻律予動態；
並且用笑逐昏開，
以青綠點亮眸子，
為路邊移動的陰影
帶來生機。
造物噤默。
你怎麼不來
協助創造這宇宙。
我一個人力有所不逮。

我

●Suresh Joshi 著

在沙漠的黯暗中
旋轉，月亮蒼白的陰影，

在風之骨鏈的磨石上
砥礪我靈魂駭鈍的空虛；

在世界的炎熱顛慳為光之幻象的地方
降下去沈埋那蛻換的影子，

折磨不靈驗衆神的眼，
孳乳時間對自由之想望。

他何以不回來

● Subhas Mukhopadhyay 著

那男孩子玩了一整天。

街燈點亮

已有好一陣子了。

爲甚麼爸爸還沒回家？

當他出門時

他答應要早早回來

帶回他的薪水。

今晚

他將爲將到來的節日

辦些禮物。

湯匙敲到鍋子。

那聲音響得出奇。

把沸水

傾出飯鍋時，

一隻腳燙傷了。

男孩拿來一本書

在席子上坐下。

他望出窗外。

歷史書的一頁

在他視而不見的眼前開着。

時間馳過。

水從水管頭滴落。

一隻長鬚貓

從轆頭躍下。

書中的文字

硬是不動。

頑固得像

給爹爹縱壞

在節日之前

等待買回他的新衣的

那個男孩。

爲甚麼爹爹還沒回來？

男孩走到街上。

他要去找他。

爲甚麼爹爹還沒回來？

晚飯早已煮好。

媽媽洗了個澡

坐下來做她的女紅。

一針

又一針。

有個聲響

門門拉開了。

是誰呀？

是我，媽媽。

男孩站在門邊

在那小巷盡頭。

無線電正在

廣播新聞。

在叉路口圍着一羣人。

一輛黑箱車。

洪亮急驟的脆響

像燃放爆竹。

在慶祝甚麼呢？

他湊前去看。

夜深沈時，

穿過瀰漫着火藥味的街道，

東轉西避過陰暗的小巷，

閃避過死亡，

他的爹爹回到家。

那男孩永不回來。

(風山泛)

(編後話)

★人間詩刊的誕生，是我們積極於現實的另一次嘗試。在這寂寞的詩壇，看到流動的沙丘，看到沙漠，掩沒了無數的孤行的旅人；看到被風的沙吹得狂亂而悲涼，我們又如何能視若無睹呢？深思之後，我們決定作自己的歌，走自己的路，較勁地說着，一面將沙漠再而更深的鏟開。

★我們的聲音也許並不嘹亮，但我們相信念。信念總是能喚醒牧童的迷惘，使長夜遠，程久不易。

★這是詩刊之一，還是我們邁出的第一步，這以後，還會有第二步、第三步……我們將交替的推出詩合集及個人選集，並以詩壇的幫助，歡迎大家指導我們的方向並給予溫暖的批評。

★九月十五日，我們將出版第二步，張張是詩抄：『風雨的詩』，便是我們將推出的詩刊之二，敬請注意留意。



人間詩刊之一： 看着流動的沙丘掩湧進來

出 版 者：人間出版社

PENERBITAN HOMO MEN SURA

37-C, Jln. Tondok, Kuala Lumpur.

承 印 者：太平印務（吉隆坡）有限公司

Peretakan Sentosa (K.L.) Sdn. Bhd.

17, Jln. Bunei Barat, off Padas, Kuala Lumpur.

Tel: 421828 & 482105

出版日期：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五日

定 價：馬幣四角正